

「第六屆微型小說創作大賽」高中組亞軍
大埔官立中學
2007-2008 年度中六文學組潘曉陽
屏風

「一心…一心…你在哪裏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這臭小子，考試還敢跑出去耍！回來便知道！」

此時，我嘴角便微微向上翹起，露出尖銳的犬齒來，心內不斷發著笑道：「我的笨蛋媽媽走了，呵呵呵！」但媽媽最近愈來愈難騙，每次確認門外沒有聲、耳朵貼著地下，沒有腳步聲，才小心翼翼、放慢、放輕腳步，竄回我的房間裏玩著我最心愛的遊戲機。

從它第一日搬進我家，我對它便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，總之是很歡喜。小時候，每逢不想做功課，不想溫習，便躲在這塊屏風的後面，以免被人發覺，捉我回去受罪。很奇怪，每次躲進它身後，便真的像隱形般，沒有人能找到我，還有一陣陣香味。這塊屏風是我的「屏風」。

每次我考試成績不好或被記過，媽媽便拿著三四枝雞毛彈子，開始「追殺」我起來，此時我必定想時那屏風，便大步大步的跑進公公的書房，躲在屏風後，因為屏風有三節，我可以將它們摺成一個「鐵三角」，包圍著我，替我擋下不少「苦頭」。這塊屏風是我的「屏風」。

有一次，我又躲在屏風後，突然，有人開門，心想：「不可能，難道是……」我探頭一窺。「噢！真是公公。」公公說過他在練習書法時，任何人都不得在房間打擾。這個除我之外，對家人來說是「禁地」，因為曾經有人試過在公公書法時打開房間，公公頓時大發脾氣，大罵一番，別看他已年紀老邁，他罵人時還是聲如洪鐘。此後，就連媽媽也不敢進入，清潔女傭也不能入內清潔，房間衛生工作由公公一手包辦。

心想：「這次糟了，我可不想被人罵啊！」，所以決定躲在屏風後，等公公離去，可是等了良久，公公還是不離去，我再探頭一窺，突然被他書法時的神情給引著。神情肅穆，毛筆在手任他驅遣，在紙上疾走，墨酣飽滿，一個又一個大字在他手上寫出，鐵劃銀勾，剛柔並濟。不知不覺，我清醒時已站到他身旁……。

我已緊閉雙眼等待判刑，但公公卻溫柔問道：「你想學嗎？」我免得惹他，便唯唯諾諾地答：「想」。我坐上公公的大腿上，很舒服，很柔軟，他溫暖的手拈著我的小手，一路講解怎樣拿筆。點、撇、勒，帶著我的小手寫出。軌成後雖然不美，

但也很開心，因為第一次見到這樣和藹的公公和不用給人罵。

到我開始成熟，再次走進公公的書房，我開始去欣賞房內的各樣事物。房間四角都擺滿了竹，一張古雅的長書枱，案上放著杭州買來的墨硯，一支支大、中小碼的毛筆整齊有序的掛在筆架上，案上又鋪著一張黃黃白白的宣紙。最不能忽視的，就是那塊從小就開始守護我的屏風。現在再欣賞那屏風，發覺原來它上面的圖案雕刻得十分精緻，走近一嗅，還有檀木的香味，再摸摸，很順很滑。紋理井然有序。雖然它的角已被我媽的雞毛彈子打得剝落了少許，但也不失它古雅的風采。沒有這塊屏風，房間的古典味便溢不出來了，可說是有點缺憾。

「來練習嗎？」身後突然傳來公公的聲音。

「是呀。」我道。

公公在旁指導著，在練字的時氣，他永遠是那麼祥和，那麼和藹，就算字體怎樣不美，也從沒發過一句牢騷。那塊屏風在我們身後一直默默地看著我們，它微微摺起時，像抱的姿態，把我們二人抱在懷裏。

是那塊屏風，把我們的距離拉近。讓我知道公公的另一面。將我心內公公面前的「屏風」折掉。二人不再有「屏風」的阻隔，坦誠的相對。

到我出國留學，在機場送別的一刻。公公對我說：「記住，每天都要準時練習，不然會荒廢掉。」

「一天半天不練習不會死掉吧！」我輕鬆地說。

突然公公青筋暴現，開腔大罵：「做人最重要是堅持！一天不練，心內自然懶散，又會留待明天，明日復明日，萬事豈不是荒廢掉！」他嚴正的罵道。

全個機場的目光都向我朝過來，頓時面紅耳赤，尷尬萬分。懷著不憤的心情登上飛機。公公就是這樣執著、固執。

幾年後，公公死訊傳到外國，我趕急回來見他最後一面，在他入葬的一刻我道：「我每天都不忘練習的。」

之後，家中各人、舅父、姨母、母親，各方都忙著爭產，而我學業緊急，不得不回外國。上機前我對工人嚴正的道：千萬不要動公公書房的東西，尤其是那塊屏風。」她答應了。

我學成歸來後，再次踏進那書房，房間依舊不變。我手指在屏風上輕掃，指頭即沾滿了塵埃，角落都滿佈著蜘蛛網，屏風依舊靜靜聳立，角依然崩著。我看著屏風，回想第一次躲在屏風後看公公寫字，那檀木的香味又再傳到我的鼻中，我磨好了墨，再次提起那枝鋪滿塵的毛筆，寫起字來……